



京剧与评书首次联姻打造现场版

《赤壁之战》

■阿 蒙



三国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，它犹如一盘内蕴丰富、变化多端的棋局，既有金戈铁马的短兵厮杀，也有运筹帷幄的智谋交锋。千百年来，小说、戏剧、曲艺等文艺形式不断演绎。2月24日至26日，中国戏曲开箱大戏“听书看戏品三国”登陆长安大戏院，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于魁智、李胜素、江其虎、郑岩，北京京剧院的朱强，上海京剧院的陈少云、奚中路，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孟广禄，大连京剧院的杨赤等当红京剧界名流与评书大家连丽如强强联手，再现波澜壮阔的《赤壁之战》。

京剧名角精湛的唱功，完美的舞台布景，考究的演出服装，新颖的舞美变换让整台大戏熠熠生辉；而连丽如与其弟子张硕、张怡、吴荻却以一当百，以独具魅力的语言艺术征服全场。精心设计的九段评书绝对不是简单的串场，介绍故事背景，讲解三国局势，解读人物心理，评讲戏里戏外鲜为人知的故事，诗词歌赋信手拈来，包袱笑料迭出不穷，干净利落，观众叫好声连连。

虽然之前质疑声不断，但戏迷们连赏三天“三国”，对这种全新的结合方式大加认可。一些从大兴、通县、昌平等郊区赶来的观众直呼“扣人心弦，欲罢不能，路远也值”。“观众给我发来微博说：京剧主体表演和评书精彩的评点结合得完美绝伦，是个很好的尝试。”连丽如的大徒弟吴荻如是说。

访谈

吴荻——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美术教师，连丽如的大弟子。

记者：网上有戏迷发帖说：评书早已式微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如今就连一向标榜国粹的京剧，竟然也沦落到大杂烩里的一道菜料，是可喜可贺，还是可悲可叹？对此颇有非议，您怎么看待京剧与评书的嫁接。

吴荻：京剧是用载歌载舞的形式将故事呈现，而评书是用语言来讲述。除了要把故事讲清楚以外，重要的是评点。这两种最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，经典唱段糅合，观众在剧场中得到的是双重享受。你比如连先生说“诸葛亮是事情不到先知道，周瑜是事情到了才知道，曹操是事情过了才知道”就非常精辟，说出了京剧无法表达出来的东西。

记者：此次是否是京剧和评书的首次结合？

吴荻：过去电台、电视台上也有过评书串场京剧。据我所知，在舞台上的结合也并非首次。但打造现场版《赤壁之战》确是首次。2009年，马志明的相声，单田芳的评书，王佩瑜的京剧三种艺术联姻打造全本京剧《乌盆记》，但效果不是太好，说书还说书，演戏还演戏，两者割裂。王玥波也尝试过，但还是说书人说长本大套，一连说上半个小时。但连先生此次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每场都相当精炼，很好地服务于剧目。

连丽如——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之女，现代评书大家。

记者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的“听书看戏品三国”创意非常好，您能给我们谈谈此事是如何促成的吗？

连丽如：那就不得不提到担任这场节目顾问的张慧老师。她今年80多岁了，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戏曲编辑，上世纪50年代给我父亲连阔如录过书。当年我父亲被打成右派，春节在东安市场碰到张慧，张慧想去打招呼，可是我父亲却把头一埋，走开了。后来张慧才明白“连先生是怕连累我。”所以她对我父亲特别尊敬，对连派评书也非常理解。这次做节目张慧就对策划组说：必须找连丽如，不理解《三国》说不了《三国》，她是家传。

记者：您这几段评书起到了很好的承上启下作用，而且评点人物，使整个演出更加完整，您是如何设计的呢？



连丽如：1992年我在北京电视台录过《听书看戏话三国》，把京剧和评书结合起来，我做主持。录制《赤壁之战》时用的就是袁世海演曹操、马连良演诸葛亮，肖长华演蒋干的经典本子。去掉一些琐碎的过场，串起几个戏曲故事。但是这次是和京剧演员现场合作，会有很大的困难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是胸有成竹的。只要策划组把每出戏的结合点告诉我，并给我限定好时间，我就能想办法将它有机结合起来。这段评论鲁肃，那段评点曹操，再一段评述诸葛亮，如果你心中没有三国，不可能谙熟于心。另外《三国志》里的说法，历史上的评论，京剧的各大派别、辉煌成就也得夹杂在有文采的叙述中。其实通过演出我也有发现。原来我说《草船借箭》，就说诸葛亮对气象学有研究，这回我就考虑鲁肃为什么要帮助诸葛亮，其实他和诸的政治见解相同，明白孙刘两家联合才能三分天下。所以每次说《三国》都会有提高，这是无止境的。

记者：演出中您带了几个徒弟，他们都是新人，能驾驭这样大型的演出实属不易。

连丽如：我一定要带孩子们，传承在我身上是使命。带哪些徒弟，这也是要考虑的。王玥波，一来他得盯着书场，二来他的形象不太适合这种氛围，他一上台大家准乐。李菁，大红人，所以他特别忙，没有时间和我们坐下来研究。你别看张硕年纪小，他是李菁的徒弟，我现在带他，他嗓子好，又有上大台的经验，还肯用功，抑扬顿挫地念一段《大雾垂江赋》，不失风采。排练时



我就告诉他，你要从一篇无形的文章中看到有形的东西，你的眼神、手势、语言节奏都能传达出你对此的理解程度。什么是“朝阳失色”，“返白昼为昏黄”，什么是“变丹山为水碧”，你心中得有这个画面。张怡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，经常主持大型的节目，吐字发音非常清晰，跟我学了一年的评书。我让她说一段《七星坛》，效果不错。她现在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京剧，为了学习，从丰台杜家坎搬回东四十条平房来往，非常刻苦，也能唱几句花脸了。吴荻是北师大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，酷爱评书，也喜欢京剧，在学校还带着戏班。他和我表演了一段对口评书，加入了很多京剧的念白。

记者：您在演出中说连派评书的魅力就在于和京剧的结合，能谈谈评书与京剧的关系吗？

连丽如：戏曲评论家刘乃崇先生曾经问我，连派评书的精气神是什么？我说就是对评书人物的理解，然后借鉴京剧的唱念做打赋予人物的神，这就是连派评书的魅力。我们评书开脸，戴什么盔，披什么铠甲，都是从京剧中化出来的。比如说曹操，既把架子花演出来，又不能完全和戏台上一样，评书的演是点到为止，把他化到书中人物的意境中。你看演出中的赵云起霸，我们说“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拧抢上马”，就是从起霸中化过来的。又比如，在京戏里孙权是花脸，国太是老旦，但这个老旦又不是普通的老妇人，而是国母。那么你说孙权就得充分理解孙权，他为国事殚精竭虑。对母亲非常尊敬，其实他母亲不是亲的，但他孝敬母亲，一句“儿参见国太”，就用花脸的声音动作把孙权所有的心情表达出来了。当然不是生搬硬套京戏的表演程式，而是要把动作、声音以及人物的手眼身法步化进去，产生一种舞台的立体美感。最后一句“儿谢国太”，就和前面的语气

不一样了，因为此时孙权的心情发生了变化。我们也借鉴京剧的打功，京剧舞台上两个演员打，我们是一个人说书，不能照搬，但是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模仿它的一招一式，我父亲当年还拜醉鬼张三学武，把武功融入到书中。

京剧鼎盛的时代也是评书鼎盛的时代，两者是相互借鉴一起前进的。好多京剧名家和我父亲都是好朋友，他们不仅听我父亲的书，还听赵英颇的《聊斋》、王杰魁的《包公案》等等，通过听书理解书情书理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还在木板房说书，碰见京剧名家周和桐，老先生对我说：“小连先生，你快说书吧，没人听得懂我们京剧，一听你的书就听懂我们京剧了。”你看看，我们和京剧的关系有多密切。通过多次合作，我现在和孟广禄、于魁智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，我的徒弟们和他们的感情也很融洽。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不仅是艺术，还有感情的交流。

记者：演出中，洋洋洒洒的诗词歌赋，您能讲述得神闲气定，评点得到位，实属不易。再加上一连串包袱的抖响，现场效果很好。

连丽如：这也是连派评书“文”之体现。一段《智激周瑜》，孔明的机智，周瑜的狭傲，鲁肃的忠厚，都需仔细揣摩。以孔明之口背诵曹植的《铜雀台赋》，“从明后而嬉游兮，登层台以娱情”到最后的“愿斯台之永固兮，乐终古而未央”要一气呵成，当孔明用计激周瑜把赋中的“连二桥于东西兮，若长空之虾蟆”改成了“揽二乔于东南兮，乐朝夕之与共”更需解释得合情合理，让人信服。我说古代可没有现代这样发达的互联网，周瑜也查不到曹植的博客。说书人必须将这些东西吃透了，烂熟于心，才能说得自然、流畅、有滋有味。我们的几段评书是为了烘托京剧，面对的是戏迷，要让观众接受，需“把点开活”。我说周瑜好看，“不让江其虎，赛过李宏图”，拉近了与演员、戏迷的距离。我说“唱京剧的不讲理，诸葛亮二十七岁出山，火烧战船，赤壁鏖战，诸葛亮二十八岁；周瑜周公瑾三十四岁，比诸葛亮大上好几岁。按古人的说法，二十八岁为须，三十六岁为髯，那应该让周瑜这里挂个髯口，把诸葛亮的胡子给他戴上……”活跃了现场。我们的评书是活的艺术，只有掌握它的精髓才能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。

（本文照片由郑昕 刘红英摄）